

記崇禎四年南海島大捷

李光濤

其 南海島，嘗見稱於王氏東華錄〔以下簡稱王錄〕，明人稱爲皮島。南海島之戰，明人以爲海外從來一大捷，又稱此捷爲十年以來一戰。此次之戰，約計金人的死亡，有王子，有孤山〔固山〕，有牛鹿。可見金人此次的損失，必不在小。王錄天聰五年七月甲戌記此役的結果，僅僅九個字，曰「冷格里喀克篤禮師旋」。所有金國戰敗的情形，簡直連影子都沒有。由此可知清實錄自然也是不肯記載的了。更可怪的，還有明史一書，乃亦一字不提。再檢崇禎長編，也是照樣地沒有。不想清人經手所修的書，或者所編的書，關於當初真正有價值的記事，直恁地如此抹得干干淨淨。且又抹得非常的澈底，從頭就抹起。他們遮掩自己的短處本來是常情，我也並不以爲異，獨是明人血戰功高，也都使之完全埋沒了，不問不問，真是太對不起歷史了。

講南海島之戰，必須先從金國汗勾結劉興治弟兄〔羅氏史料叢刊論帖葉三，作皮島都司劉五。葉十六，又稱劉五爲島主。又羅氏史料叢刊，以下簡稱羅刊。〕的事情講起，才能曉得此戰的原委始末，由此原委始末，又更可以曉得明兵之強，有時又往往遠在金人之上。因此次一戰，完全爲金人的挫敗，故才稱之曰大捷，不可不注意的。

關於金國汗勾結的事，羅刊天聰四年三月初八日與劉三、劉四、劉五等諭有云：

爾等如以朕言爲是，來歸。若是輕身，即依爾南朝官爵，母子妻小團圓，任從爾便。若能帶島中人來，所帶金、漢人，不拘多少，都封與爾等，擇地住種，長享其福。……爾若不來，則爾母弟姪妻子，全殺不留。

此段內，關於爵祿之言，無非金國汗勾結明人的老調，也可說就是他們從來一些刻板的話。只是金汗此次勾結劉興治，更以興治之母脅之，因興治之母，早年陷在彼中，故脅之尤有所藉。考劉興治生平，本為好亂之人，既有金汗的勾結，自然水乳交融，容易湊合的。湊合的事，據羅刊天聰四年八月遲秀才齋來劉興治等來書云：

客國臣劉興治、劉興基、劉興梁、劉興沛、劉興邦等，致告於冥冥上帝……臣等……率衆歸服金汗黃太吉。……對天盟誓，共圖大業。自盟之後，彼此相信，永脩和好。內有不軌，各蹈喪亡，天誅其身。皇天后土，共鑒斯言。伏仰汗威，全獲畿邦，主客享福，國脈永綿矣。謹盟。天聰四年七月二十三日。同盟官員參將李登科，遊擊崔耀祖，都司馬良、李世安、郭天盛，守備王才何成功。

此些與盟的官員，如參遊都守等，在明朝視之，不足輕重。然在金國汗，則以為得與此輩盟誓，可望成大事，於是有暗喜之言。羅刊天聰五年二月五日金國汗致書劉府列位云：

與我同心作事，我即信實。自謂天成我兩家，指望我攻一處，爾攻一處，我得一處，爾得一處，是以暗喜。即當天地盟誓，毫無違背。

此書末尾，還有一句最不堪入耳之言，曰：「我只因疼你們」。勾結叛人，至做出此等話，真有些鄙陋不堪。然考之金國汗平日說話的伎倆，此又應該為一極漂亮的話，據天聰實錄稿記載此類的漂亮話，例子多得很。蓋金國汗的意思，以為拉攏叛人劉興治，非用此類深刻而富於肉麻的話，不足以麻醉叛人的心理，因叛人心理一經麻木了，然後才能一味地好為彼効死立功，此實金國汗從來勾結叛人一貫的辦法。而明朝的叛人，也只是因為中了這種毒，所以才都甘心為金國効死。

不過金國汗此次勾結劉興治，雖曰疼之，其實也並非只為疼興治一人，乃係疼各島無數的人民，欲悉收之，以為破壞明朝之用。如同書諭帖葉十二金國汗與劉府列位書有云：「衆位全來，單身獨馬，於我何益？」又云：「列位率各島民，與我同心，是助我一國也。」由此一國之稱，可以洞見金汗的肺腑，而劉興治的釀亂，如果成功，為害亦當不小。所幸島中的將士，不附興治做賊，同時興治的

自家，又兄弟仇殺，因而此海外的大害，也就立即除滅：

登萊總兵黃龍疏報：八角口居民程宵元，以漁船載客至皮島貿易。三月十六日，劉五集各客二百餘，責以無糧欺誑，欲俱殺之。將劉興基網打三十，殺沈世魁一家，惟世魁得脫，劉耀祖吳堅忠二人，自相爭殺而死。次日，劉三、劉四、沈世魁，齊入劉五家，候至更深時，殺死劉五。修駙馬勾引東兵三百名到鐵山，撥船接濟，亦被劉三殺散。夫興治謀爲不測，將士不附，兄弟仇殺，實又有因勢導機之妙用。其彼此勝負，雖尙未聞，然而興治死，則興基無所逃，其黨當俱盡矣。〔崇禎長編四年四月甲寅〕

此中所稱的修駙馬，王錄作額駙修養性，也是明朝的叛人。此修駙馬之引兵接濟，自然專爲勾結劉興治而來的。孰意島變突起，興治見殺，因而此修駙馬的兵，也就被明人乘勢殺散了。

興治既死，勾結失敗，當時金國汗聞報，頃刻之間，現出獐獐真面目，毫不留情的，將劉府所有留在彼中的家口，盡殺不留〔王錄天聰五年三月甲午〕。此真未免有些太忒毒了。而金國汗前面所說許多疼興治的話，自然也完全是假，自然也就是疼裏有刀，實在不可測。大概金國汗對於應付明朝叛徒的手段，有可以利用的，則曰疼之愛之，又曰恩養之。〔雖曰恩養之，但是病故了，妻子仍不免給貝勒家爲奴的。見王錄天聰八年正月癸卯。〕如在他們視爲無益的，則又不疼不愛了，而曰養之何用？是以又往往盡誅之。如劉興治之全家被屠，即爲一個很好的例子。

再說金國汗除一面殺了劉興治全家之外，一面他又派出一枝兵，以爲襲島之計。

命總兵官冷格里額克篤禮征南海島。諭曰：爾等率兵，當加意統理，勿得懈怠，朝鮮爲交好之國，秋毫不可有犯。至於招降島中漢人，爾等勿與其事，可令副將石廷柱高鴻中，游擊佟三李思忠等往。如不降，則向朝鮮索舟攻取。儻朝鮮不與船隻，可令阿朱戶馬福塔往諭。〔王錄天聰五年五月庚子〕

金兵既出，翌日辛丑，更遣滿達爾漢董納密前往朝鮮，送致國王李倬一書，書凡三

百餘字，載王錄，無非是請朝鮮助堅大戰船，及接濟糧糧之事，茲不錄。但將朝鮮的態度，記在下面。朝鮮仁祖實錄〔以下簡稱仁錄〕九年〔崇禎四年〕六月庚戌：

平安兵使柳琳馳啓曰：胡差仲男阿之戶等，擁兵萬餘，持汗書出來。嘉山以西，處處攔阻，大小邊報，不得傳致，殊極可慮云。

平安監司閔聖微馳啓曰：胡人宣言借缸我國，入襲椴島〔皮島別名〕，別無搶掠之事云。

備局回啓……借缸之事，決不可從。

上引見大臣……問曰：今者賊情如何，領議政吳允謙曰：羣下之議，以爲似不爲我國而來，必欲借缸襲島，而缸則不可借，若不許，則恐有意外之患。

崔鳴吉曰：此賊之來，必欲恐嚇我國，求索糧餉而來，必深入腹心。

又乙卯：

金差仲男等，以朝廷不許借缸，遂徑出而去。遣鄭楹諭令還來，勾管所堂上，設宴待之，更言不可借缸之意。金差等又大怒，驅逐守門者而去。

備局請郎廳及於碌磬峴，苦留之，金差等，乃復還來。

又丁巳：

金差仲男滿月介等，出去。

朝鮮擁戴大明，從來最認真的，嘗稱中國曰父母之邦，曰同胞，曰一家，自稱則曰小中華。其於金人之稱，曰雛奴，曰別種，曰禽獸。因爲如此，當然不會有資盜之事，所以金人的請船請糧，也就沒有結果。此沒有結果的情節，王錄亦有一條，也可以附錄於左：

滿達爾漢董納密曰：我等至此已久，不令我見爾王，我等今遄歸矣，於是佩弓矢，奪門而出。王之近侍追及，固勸之回，入見倥。

倥曰：明國猶吾父也，撫我二百餘年，今征吾父之國，豈可相助以船？船殆不可借也。

譬如他國，有與貴國爲難者，亦有此借船之舉，貴國以爲何如？卒不與。

滿達爾漢董納密遂還。〔天聰五年五月辛丑〕

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」金國汗明知朝鮮卽中國，中國卽朝鮮，乃於無聊之

中，姑爲嘗試之請，如此赴敵，安得不敗？敗的情節，據明清史料乙編葉六四崇禎四年八月兵部題行稿簿所載，先分段〔原文不分段，今姑分段記之，以便讀者容易檢查此戰爭的眉目。〕照錄如下，然後再加說明。首段云：

〔上缺〕張燾稟報：卑職奉文遏禦宣州達賊，於十九日未奉申令之前，連日奴酋攻打，賊死無數，但見□四集，沿海築牆，屢築屢攻，屢毀屢修，堅□不去。於十七日，職令西洋統領公沙的西勞等，用遼船駕西洋神礮，衝其正面，令各官兵盡以三眼鳥槍騎駕三板嘍船，四面攻打，而西人以西礮打□□築牆，計用神器十九次，約打死賊六七百，官兵□□□□□殺傷，至晚，鳴金收兵，當夜賊却五十里存札。

二段云：

二十三日，據坐營副總兵沈世魁參將黃蜚遊擊謝太□□□□□回鄉難民高四陳國元等供各稱：小的原〔缺十字〕四日被達子拿在營內，與他打〔缺十字〕只聽得南山礮響，至二更時候〔缺十二字〕打死孤山一名打刺，牙〔缺十字〕達子死過千餘，被傷達子，不知〔缺十字〕劉五亂時逃去，達子銀波羅等〔缺十字〕下再處。等情。

三段云：

又據內丁參將裴正□□□□擊朱尙元下差往麗地水清燒鹽逃回兵士金汝貴口供：達子在宣川，砍木造船，必要攻島。二十一日，□□□□死屍一個，聞說往瀋陽，是個王子。衆達子說，□□□多達兵，我等尙好回話，打死我王子，我等怎麼回話？隨將原在島逃去銀波羅黑達子綁了，候慈回示如何？等情。

四段云：

二十六日據朝鮮兼八道都體參副使中軍林慶業呈爲馳報事：六月初四日，奴酋潛窺，放兵四驀，詰朝未明，已過宣城，一枝入於蛇浦，一枝陣於本府身彌島浦口，一枝陣於郭山宣沙浦。一枝向於嘉定，兩邑之境，步騎數萬，憑陵衝突，遶塞沿路。此後小的，逐日分遣伶俐軍官金得善等，潛入諸陣，探審渠形。有張副總前初九日，與賊遇戰於身彌島時，賊將一人，中

九卽死，別置一處而燒屍，賊皆退來，進船追擊，斃屍成積。以後復大戰於宣沙浦，戰艦蔽海，連日進擊，砲煙四塞，聲振天地，賊將一名，兩腮中丸，頤頰破□，以巾裹結，載來宣川，未幾，亦死。軍兵之死者，填滿□□屍數日，其餘扶傷盈路，不可勝紀，杵齒俱漂，草木渾腥。有沈副總於二十九等日，連進蛇浦，捐生血戰，神砲諸發，虜陣披靡，死傷甚衆。當其大戰時，渠魁一名先死，其次小將及諸軍，處處積屍，焚燒數日，瘡痕相望，畏縮奔於八十里之外，不敢復近海岸。但見步步移營，漸次過江，小邦之人，不勝忭賀。等情。

五段云：

同日，據宣川都護府節制使李凌呈爲偵探馳報事內稱：小的於此賊來時，分遣軍官朴夢長金大福等，以偵探事回報緣繇，亦與前情相同。各等情。

六段云：

看得奴酋，因結連劉賊之計未售，遂爾倡率大舉，揆其情勢，必欲長驅入島，虎視登津，必不肯灰心苟退者。幸職勒命初膺，義勇鼓奮，遂以正奇互用，殲渠馘醜，更有宣川麻線之戰，攻擊不休，彼此合勢，然猶潰而復合，合而復潰，如是者再四，乃勢窮力蹙，始踉蹌遁去，則此捷爲十年以來一戰，其出於麗人島人之口者，信不誣也。

七段云：

塘報到臣□□該臣於七月十八日，旣接徐樹聲賊退之稟，業行馳慰，今據鎮臣此報，通敍始末，臣宜代開。查係七月初四日所發，料鎮臣久已自奏，而揭後又無自奏字樣，臣又不敢徑置高閣，寧詳毋漏，謹此代□□。

八段云：

次日，接兵部咨稱：遼東巡撫丘禾嘉塘報回鄉供說：東奴五月內搶島，六月初回來，被砲打死兩牛鹿，一孤山，又偷船三百名，止回一百。臣因念東島，昔年假捏塘報，裝飾俘級，內廷視爲固然。臣止圖克敵，不望居功，故未嘗爲將士一言求敍。前蒙聖明，許以敍賚，臣尙逡巡。今遼東先報中，入攻島，復報敗回，往返日期，與所殺酋首數目，不期而合。其言偷船者，

當即麻線館也。此海外從來一大捷，伏乞聖明勅部優敘，以鼓戰士之氣，壯恢復之聲，封疆幸甚。

九段云：

崇禎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奉聖旨：據奏奴賊窺島，將士奮銳剿擊，致茲大捷，勇略可嘉，着即查明敘賚，以示鼓勵。

首段內，所載的西洋統領公沙的西勞等，據熙朝崇正集卷二，〔此書共二卷，明閩景教堂輯，專記明季西洋傳教士的事情。〕他們從崇禎元年九月，同了西洋住澳門勸義報効耶穌掌教陸若漢等往廣州承認獻銃修車。崇禎二年二月，又從廣省河下進發北上。是年冬天，適值金人入搶，他們便留在涿州，禦敵立功，涿州之得以保全，就是靠了他們大銃之力。這次又在海外參加作戰，為中國立了很多的功勞，打死了很多的金人，我們所知道，已然這麼多，所不知道的，當然更不少。他們自海外遠來中國，固為傳教，但為傳教之便，作許多他事，包括幫助當時的政權禦寇，所以他們在涿州熱烈助戰，次次立功，此實當初明人唯一的西方好友，所以我們在這裏，也不得不記。

二段內，打死的孤山，後面仁錄作高山，王錄則概作固山。又按劉五，當係劉四之誤，劉四即劉興基，見前面所引長編。

三段內，關於打死的王子，依我的推測，恐怕與下條記事有關。

大貝勒代善第五子巴喇瑪卒，年二十四。……上不勝傷悼，嗚咽流涕。代善勸曰：請勿過哀，我業已止勦矣，但惜其未効力於上，俾展忠孝之忱耳。人誰無死，死亦常數也。上曰：兄言良是。……宜念皇考威名，以圖後效，逝者已矣，姑勿置懷可也。〔王錄天聰五年六月辛酉〕

此記事內，毋須我逐句的去解釋，但看末後的幾句，也會了解的，如曰：「宜念皇考威名，以圖後效，逝者已矣。」此等語氣，假若巴喇瑪不是為明人打死了，如何與他們皇考的威名有關？如何又要說以圖後效的話？而此以圖後效的話，自然也就是為安慰代善而言，因代善於巴喇瑪之死，曾說：「惜其未効力於上」。此句的內容，猶曰巴喇瑪雖然捐軀了，只可惜沒有立功。此種死法，自然有損他們的威名，所以特地說一說「宜念皇考威名」，以為勉勵大家再圖後效的意思。且

此類王子的陣沒，本是彼中的常事，不足爲異，如「戊寅虜變」，貝勒岳託在山東陣亡，王錄亦不記，但只記彼等接到出征將領的奏本沒有岳託之名，因而大哭〔王錄崇德三年三月丙寅〕，與此次之哭巴喇瑪，正情節相同。所以巴喇瑪之被毆打死，也是毫無可疑的。特是清實錄一書，因爲改了無數次，不免一塗再塗，因而將他們當初一點真相，弄得模模糊糊的，幾乎教人認不得。

四段內，所稱的賊將及渠魁，參之前面和後面所說的王子固山牛鹿之類，自然也都是一事，不待贅言的。現在我所要說的，應在「步騎數萬」一言，與後文仁錄所記的一萬二千，相差之數甚大。我想仁錄的記事，因爲事不干己，所以往往地有些不涉本國的記錄，不是語而不詳，便是擇而不精。按實際上說，當以林慶業之言，比較爲可靠，因林氏的報告，乃係彼當時目擊之事，目擊之事，應該是可信的。

又按林慶業之爲人，據彼國的記載，亦有可稱，慶業忠州人，最忠於明朝，百餘年後，麗人猶稱其孤忠大義，有「先朝之所稱賞，舉國之所共頌」語。慶業的事跡，亦當錄點於後，以表彰東國人士，當初對於中國之忠烈。

……當南漢下城之役，〔崇禎十年，清人併鮮的時候。〕慕僧獨步齋奏文入送中國，崇禎皇帝下詔褒及。椴錦之役，忠節益著，旣而，浮海入天朝，拜副總制之職，遂以掃清沙漠爲己任，而明運已訖。及東還，爲賊臣〔仁祖時領議政金〕自點所構，死於獄中，邦人憐之，卽其所居之地，立祠以祀，奉其遺像，像卽皇朝所賜也。〔朝鮮英宗實錄卷十一葉四十三〕

八段內，所云：「東島昔年假捏塘報，裝飾俘級，內廷視爲固然。」殆指從前東江總兵毛文龍說謊之事而言。可見人不能說謊，只因毛文龍一向說謊，〔我撰有毛文龍東江本末一文，專記毛文龍說謊及釀亂的事情。〕幾乎連這一次海外從來一大捷，險些也都被埋沒，不敢奏聞。幸而有麗人之口爲證，同時所得各方面的報告，又不期而合，於是才信以爲實，爲之具本入奏。因而此次大捷的真相，也就傳之至今了。

又按關於麗人爲證的事，我再據仁錄和前面同年同月的記載，更引若干在下面，無論仁錄的記事，出入有多少，但如比較看起來，總可以相信明清史材所稱的

海外大捷爲不謬。

丁卯〔二十五〕，副元帥鄭忠信馳啓曰：阿之好馬夫大等，來到安州，言俺等欲留兵，而貽弊於貴國甚多，將於二十五、六日間，撤兵而歸云。

戊辰〔二十六日〕，延平府院君李貴上劄……宜別遣近臣於都督前，賀其勝捷。於是以金世濂爲問安官，如椴島。

庚午〔二十八日〕，虜兵撤歸。先是椴島劉興治之母，在虜中，顧欲誘降興治，興治亦遣使約降，仍欲借兵，東搶我國。及興治爲張燾等所殺，降僮逃入虜中曰：興治被殺，島中未定，若於此時，以一枝兵襲島，則可全利也。汗然之，使一高山，領甲騎一萬二千餘人，由義州猝入宣定嘉，而差仲男滿月介等，借缸於我。先自旁搜海上，得十一缸，分屯身彌〔島名〕，宣沙〔島名〕，都致〔串名〕等處，將欲攻島。會都督黃龍來鎮椴島，聞虜將襲之，使張燾往身彌島，戰少利，復督大小兵缸百餘，迎戰於蛇浦，斬獲一高山，及牛鹿二將，胡兵死者甚衆。

此外，還有一事，亦應在這裏一說，即是前面所引的崇禎長編，雖曰沒有記載海外的大捷，然如當時關於大捷的影響，長編亦嘗微言及之。所以究竟比起來，長編的價值，實又遠在明史和清實錄之上。因長編一書，他們當初都視爲違礙之處甚多，以此編成之後，大都又棄而不用。長編的好處，即在是，好處即違礙，違礙又卽爲真相之稱。茲將與海外大捷有關的真相，錄如下：

兵情尙書熊明遇上言：昨聞東兵六萬，謀分三股來侵，尙猶豫於海上兵船，則島中新戰之餘威也。因有盡洗在彼遼人之說。倘有精於行間者，乘其且恨且懼之時，亦可反而用之。又聞遼西士民甚憤，皆欲制梃以隨官兵。相應行督撫鎮，大爲鼓勵，不論何人有功，卽一體陞賞可也。帝謂遼人旣疑憤可用，爾部卽與督師撫鎮，商確密行。〔長編四年八月辛丑〕

金國汗只因自己打敗仗，而乃至喜怒無常，遷怒於遼民，至欲盡洗之以洩忿，這實在有些反常了。以此例之，不但前面所說的叛將不可做，就是同時的順民，也是照樣不可爲的了。因之遼西的士民，才欲執梃以撻金國的堅甲利兵了。其實尙不止於是，據乙編葉一一〇崇禎六年八月的記事，卽陷奴諸將，亦皆人人思回了。

